

纸短情长，感恩有你

管叶平

6月下旬，我接到一通电话：“小管，你征订的《邵阳日报》和《邵阳晚报》月底就到期了，还继续征订吗？”

“征订的，明天我就缴费。”我说。

去年7月1日是女儿10岁生日，我想送女儿一个不一样的礼物，于是拨打了订报热线。当日下午，投递员就将《邵阳日报》和《邵阳晚报》送到住宅小区。我是这个小区第一个征订报刊的。我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送给女儿时，她惊喜地睁大眼睛，啧啧地称赞：“爸爸就是有心意和新意，这个礼物有‘分量’，可比妈妈送的红裙子有‘价值’……”其实，我只不过是“故技重施”。

1983年出生的我，比《邵阳日报》虚长一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看着《邵阳日报》长大的。

我在村小读三年级时，要学习写作文。爷爷说，他有办法能弄到作文书。爷爷到后山捡了很多竹枝，把它们编织成扫帚，卖给学校后，就向校长“讨”一叠“过时”的《邵阳日报》等报刊杂志。待我回家，他就把这一叠“作文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地看上面的文章。然后，他抽出一张报纸，将我的教科书“包”起来。

看着爷爷用报纸精心“装饰”的书，我不敢怠慢了，读书就刻苦起来。报纸成了语文书新的封面，一瞧，上面刊载了一幅漫画《挖井》。看着漫画，我陷入了

沉思，挖井人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只因缺少最后的一锹之劳，结果功败垂成。学习如同挖井，只有“深挖”不止，才能挖出“水”来。锲而不舍地坚持努力，才能获得成功。我的心灵受到震撼，不知道报纸上原来有这么深刻有趣的知识。于是，我拿起其余的报纸，仔细地读起来。副刊上的文章，成了我写作的范文。我有时拿笔将好词好句好段摘抄下来，有时把整篇文章剪贴下来，全部倒背如流。学习成绩有了进步，老师就奖励本子和笔，我却请求老师把奖品换成报纸。老师当即答应，并说以后要想看报，随时来办公室。后来老师还在讲台上念我的作文，说我写的句子优美生动。我在师范读书时，在《邵阳晚报》发表了处女作诗歌《乡村三月》，是班里第一个发表文章的。

2011年，我28岁，老大不小了，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年初，经媒婆介绍，我与同镇的一个姑娘相识，谈起了恋爱，心想年底可以结婚。我们当地的农村婚嫁习俗，男方要给女方买“三金一钻”，另外还要几万元的彩礼钱。我的家境差，父亲早逝，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和弟弟拉扯大。我参加工作时间短，月工资低，仅仅能凑够钱买“三金一钻”，彩礼钱实在凑不出来。媒婆硬着头皮去我的

准岳父家，说明我的处境，看看彩礼钱能不能宽限些时日，先把婚事定下来。可巧，那年我有一篇散文《牵着母亲的手》在《邵阳晚报》上发表。我把文章收藏在QQ日志上。女友看了我的QQ动态后，把我的文章给准岳父看了。媒婆嗫嚅地说明来意，正担心被数落，不曾想，准岳父大手一挥，爽快地说：“什么彩礼不彩礼的，免了吧。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有点才气，这么孝顺，这篇文章就顶了！”

还记得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走进学校阅览室，我就遇到了《邵阳日报》，读后备感亲切。尤其是“教育”版，这些文章大多是写一线教师的，读起来有很强的代入感。于我而言，这是对初为人师的我的引领和帮助，激励着我向这些优秀的教育者学习。去年，邵阳日报社和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了第一届“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有奖征文活动。我投了一篇《蒋老师的“金句”》，获得了优秀奖，这让我受宠若惊。

一份报纸，一份陪伴。纸短情长，感恩有你！

（管叶平，任职于武冈市实验小学）

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报》有奖征文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书坛画苑

有关解放思想的漫画(外一篇)

李化球

著名漫画家毕克官在一幅漫画《天外有天》，描述了一只小井蛙爬上了井沿，惊奇地发现了天并非如它奶奶说的只有井口那么大。它叫了起来：“奶奶，天大着呢！”这只井蛙算是开了眼界，发现了井外面的茫茫天宇，觉得奶奶那一辈“坐井观天”是多么可笑。可以想见，在这只井蛙发现“天外有天”以后，一定会有无数只井蛙背“井”离乡，走向外面精彩的世界去闯荡一番。

不过，并非所有的井蛙都敢闯敢干。我们来看看华君武的这幅漫画《井蛙》。画中一只跳出了井口准备到外面谋事的蛙，在观望了一阵以后，心里便犯怵了，并打起了退堂鼓。这里有作者的一首打油诗为证：“人人都夸天好大，见了青天又害怕。跳出井口担风险，不如仍坐井底下。”

著名漫画家叶春暄画了一个人大言不惭地说：“这个空白我还是敢过的！”什么空白呢？原来是一只鞋印的前半部与后半部中间那个微不足道的空白。墨守成规者往往只能踏着前人或别人的足印走，不敢越雷池半步，走出自己的路子来。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尽人皆知。漫画家张文斌的漫画《食古不化》，似乎将这个故事翻出了新意。在这幅漫画中，描述了一个不慎掉入水缸中的人在呼救，旁边的三人都立即跑向远处去拿石头砸缸救人。他们似乎不懂得水缸旁边的榔头与铁棍同样可以砸缸救人，而且更便捷、更有效，他们只信奉前人的经验，用石头砸缸救人。

由此可见，他们的思想僵化到何等地步。

著名漫画家英韬的漫画《在新生事物面前》，画的是三个人在面对新生事物时，分别捂着自己的眼睛、耳朵与嘴巴……因循守旧者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将新生事物视为“怪物”。

有关婚恋的漫画

我的一幅漫画《“有头脑”的妈妈》，似乎说了一个小笑话：一位少女在阅读一本《发明大王爱迪生的故事》时，读出了爱迪生的名字。她的妈妈听罢便问：“闺女，你爱的那个迪生有权还是有钱？”

徐鹏飞在漫画《竭》中，描绘了一位青年在一面墙上刷写一个大大的“囍”字，但刷写到中途，颜料已经用完。此作将这位青年的收入比喻为颜料，为筹办婚事，他已入不敷出。缪印堂的漫画《父与子》，则画的是儿子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而父亲胸前却挂着一摞借据。一喜一忧，令人唏嘘。以上两幅漫画都批评了不量入为出、婚事大操大办的不良社会风气。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婚姻的“闪结”“闪离”似乎让人见怪不怪了。著名漫画家张滨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进行婚姻登记时，男方竟然问女方：“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这种视婚姻为儿戏，在男女双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便匆匆“闪结”的婚，必定为尔后的“闪离”埋下祸根。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昭陵史话

石围山战斗钩沉

苏敬华

2015年9月3日，武冈市马坪乡兰青村6组抗战老兵向本金，代表湖南省抗战老兵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天安门阅兵，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今年5月12日，99岁高龄的向老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回到曾经的雪峰山会战战场，缅怀战友。

武冈(含今洞口)曾是雪峰山会战的主战场。其中的石围山战斗，笔者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曾多次听爷爷苏书国讲过。在转龙中学读初中时，学校请了当年的幸存者，向师生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但武冈市史志办等单位编写的《抗战烽火中的武冈》《中国共产党武冈历史》二书，并未提及此次战斗。

石围山延绵20余公里。石围山战斗中的长子岭、癞子岭、求雨岭战场，就在该山西面。为制作此战战场沙盘，今年4月28日，笔者走访了石地园苏家院子90岁高龄的苏是元、88岁高龄的苏常山两位老人。

石围山战斗发生在1945年5月12日至15日，历时4天，是雪峰山会战反攻阶段初期的一场阻击战。日军一个中队约200余人，经新屋里、黄家井、茅坪里、荷花塘企图退守求雨岭，与日军正面对峙，阻止日军东进。新四军湘桂边游击纵队，一部500余人由政治部主任刘布谷(中共党员，又名刘云彪，

武冈马坪人)率领，驻守长子岭、弹子岭、半岭上一线，防止日军向东北方向溃逃，指挥所设苏氏宗祠。一部由司令谢锦涛(中共党员)率领，在南桥抱洞保卫临时县政府等处。

战斗于当年5月12日上午9时左右打响。日军先是试探性地向石地园冲里几个院落打了数枚迫击炮，其中一发炮弹落在大院子的人字坝上。听到炮声，正在犁田的苏是元父亲带着十岁的他，牵着牛就往吊水岩里面跑。随后双方开始激烈枪战。在四天的战斗中，白天枪战，晚上双方阵地亮起火把。第三天上午，日军一架飞机低空向日军阵地投放弹药物资，但大部分落在中国军队阵地上。随后，日军飞机被击落在长子岭南面的山腰上。在连续几日的激战中，日军未能突破防线。战至15日中午，日军弹尽粮绝，死伤大部，无力再战，随即沿求雨岭山脚向铅架冲方向溃逃。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于当日傍晚把日军一中队残部全歼在黄家井至铅架冲、水屋头(棕树田)一带。

现在，长子岭、癞子岭上还有当年的战壕遗址。求雨岭因开垦了，战壕无存。

为了弘扬抗战精神，纪念在雪峰山会战石围山战斗中牺牲的英烈，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特意制作了此战战场示意沙盘、武冈(含洞口)抗战示意地图，并安放在苏氏宗祠(现正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内。

（苏敬华，曾任市文联副主席）



朝霞

雷洪波 摄

◆学术短论

风的原型

易重廉

关于风的原型，很多人谈过，言人人殊。我也来谈一谈，希望方家批评。

风的原型是什么？我认为，是“风”。风，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无影无踪，没有形体。由于过于神奇，容易使人对之滋生出许许多多、神秘神秘的猜测。而神秘的猜测，又正是孕育神话的最为适宜的母体。

《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扶摇”合音为“飏”，即暴风。“抟扶摇”，即从下而上的暴风。这是我国关于风的起源的最早的神话。古人认为，宇宙间的风，是鸟的翅膀扇出来的。但它不是普通的鸟，它的背，宽“不知几千里也”，它的翅膀，大“若垂天之云”……无以名之，古人就暂时把它名之曰“鹏”。

为什么选择“鹏”来名这种鸟呢？说起来，完全是以风的声音为根据的。《庄子·秋水》曰：“蛇谓风曰：‘……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文中“蓬蓬”，状风声之大。

《说文解字》曰：“朋，古文风，象形。风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鹏，

亦古文风。”从以万数，言其多，亦言其大。后“朋”加偏旁“鸟”为“鹏”，声义都一样。古人质直，故根据“蓬蓬”的风声而名其鸟曰“鹏”了。“风”为“鹏”的原型，是再自然不过的。音近则意通。“蓬”声字多有风之意，如庞、溥等等。鹏亦有大意，鹏鸟即大鸟。上古无轻唇音，轻唇念重唇。“鹏”重唇音，“风”轻唇音，“鹏”变为“风”，一声之转而已，很容易的。

“鹏”变成“风”，与“风”还有关系吗？有。“风”“风”二字并从“凡”得声，说明二字声同。“风(風)”，受义于“虫”。“风(鳳)”，受义于“鸟”。古时候，“虫”的外延大，“鸟”也包括在内，叫作“羽虫”。《淮南子·时则训》曰：“羽虫，风为之长。”《禽经》曰：“羽虫三百六十，风为之长。”从字声与字义两方面看，“风”与“凤”均无区别。事实上，甲骨卜辞里，“风”常常作“风”。“风”与“凤”的关系，密切着呢！

正因为“风”与“凤”的关系特别密切，故“风”被古人奉为“风伯”。东汉高诱《淮南子注》曰：“大风，风伯也。”《禽经》曰：“风禽，鸟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因为“飞翔则天大风”，故“风伯”又叫“飞廉”。“廉”与“灵”声近。灵，神也。“飞廉”就是飞而扇起大风的神，也就是风神，就是“风”。《淮南子·览冥训》曰，

风“莫(暮)宿风穴”。高诱称，“风穴”也即“北方寒风所从出”的地方。提到“风起北方”，我们不得不回到《庄子·逍遥游》那则关于风的神话上去。鹏鸟本是北冥鲲鱼所化，“海运”的时候，从北冥飞往南冥，扇动大翅膀，掀起大暴风。从此，古人就认为“风”是从北方来的了。

如此神奇的一只鸟，古人一定非常畏惧它，因而也非常崇拜它，以至于后来慢慢地尊它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了。

果然，《左传·昭公十七年》有郑子讲过的一段话：“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有学者说：少昊氏的图腾是玄鸟，是“风”图腾的分支。真正以“风”为图腾的是太昊氏。太昊氏，众所周知，他可是上古那位著名的氏族首领伏羲氏。《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曰：“太昊，伏羲氏，风姓之祖。”伏羲是以“风”为图腾的，但是，他却姓“风”，是“风姓之祖”。这中间，把“风”是“风”的原型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

古人以“风”为原型而想象出来的所谓“风”，简直是一种飞禽、走兽和游鱼等形象的大综合、大杂烩。在古人心中，“鹏”与“风”都是根据“风”的声音猜想出来的，是以“风”为原型的。

